

《悖论研究》序言

这是一本“写”了近十年的书。

大约在 2004 年，我接到一个会议邀请，出席一个有关悖论的学术研讨会。在准备会议论文的过程中，我脑袋里忽然冒出一个问题：从悖论研究中，我们究竟应该期待什么？当时中国的悖论研究有两大特点：一是集中关注逻辑—数学悖论和语义悖论，而对其他众多的悖论或悖论类型甚少关注；二是集中关注如何解决悖论，特别是用一个一揽子方案去解决所有悖论，至少是解决大多数有代表性的悖论。我对这两点都有所保留。经过一番思考，我对上面那个问题的回答是，悖论研究至少应该做以下事情，或者注意以下要点：

（1）史实和现状的清理：历史上已经提出了哪些悖论？其中哪些已经获得解决？哪些尚待解决？最好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清单。

（2）对历史上的那些悖论已经提出过哪些比较系统的见解和解决方案？其中哪些比较成功？哪些颇为失败？它们各有什么优势和缺陷？这件工作既是史实的清理，也是理论的思考。

（3）在先前工作的基础上，我们能够提出关于悖论的哪些新见解，发现哪些新悖论或悖论的新类型，提出何种解决悖论的新方案？它们对于相关学科有什么样的建设性作用？

（4）由于悖论类型众多，表现形式繁杂，我们不太可能找到一个一揽子方案去解决所有悖论。因此，对于悖论比较明智的态度是：分而治之，各个击破，再在此基础上寻求适度概括，找出比较具有一般性的解决方案。

（5）悖论既不能一揽子解决，也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。人类思考会不断发现新的悖论，它们或许有新的产生机制和作用机理，加上已经提出的各种悖论，它们一起不断要求我们去作新的思考和探索。

（6）对悖论的思考实际上是一种理智操练，锻炼我们的思考能力，培养一种思维态度。我当时脑袋里冒出一个比喻：“悖论：思维的魔方”，它现在成了悖论普及版的书名。从对悖论的研究中，我们应该培养一种健康的怀疑主义态度，一种适当留有余地的态度，一种适度宽容的态度，以及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，它们正好是教条主义和独断论的反面，也正好是大学教育最应该传授给学生的。

正是从最后一点思考中，我当时产生一个想法：“悖论研究”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一门通识课程；在网上搜索，发现已经有不少国外大学开设了这样的课程。我立即着手向北京大学教务部门申请，开设一门全校通选课“悖论研究”，获得批准；并准备撰写教材，2008 年与北京大学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，同年被批准列入“北京大学教材建设立项”名单，2009 年被批准列入“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项目”。大约在 2005 年和 2007 年，我先后两次在北京大学开设这样的通选课程，但由于下面三个原因后来停开了：一是悖论十分复杂，但手头没有一本可用的教科书；由于自己头绪太多，承诺太多，事情太多，自己的悖论书迟迟没有写出来。在没有相关教材的情况下，我自己讲起来和学生理解起来都很费劲；二是我自己还没有充分准备好，对有关资料搜罗不全，理解不透，讲起来有些吃力，并不得心应手，教学效果也不尽如人意；三是我于 2007-2008 年出国一年，研究的兴趣焦点发生转移。不过，

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的悖论研究计划，认为它是一件很有价值的工作，故一直断断续续地写着；北京大学出版社王立刚先生也不时催促提醒；我近些年在国内多所大学做过多次悖论讲演，有些读者也不时来信追问，我的悖论书出版没有，何时出版。所有这些因素促使我下定决心，于2013年10月底最终完成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——《悖论研究》。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是王立刚先生的“耐心”等待：等了差不多十年！

在写作本书时，我立足于以下考虑，或者说，给自己提出了以下标准：

（1）在给出“悖论”的清晰、严格的“学术”定义之后，尽可能对“悖论”做最广义的理解，把大家通常叫做“悖论”的东西都分类型地搜罗在本书之中，条件是：它们有意思，对人类理智构成挑战，可以引发思考，启迪智慧。这本书，将是迄今为止对“悖论”搜罗最全、阐释最清晰的一本中文书；即使放到英文出版物中，这一说法大概仍然成立。在写作本书时，我的原则之一是：跟着“智慧”走，而不是跟着“名词”“概念”走。

（2）本书不以解决悖论为目标，特别是不以一揽子解决所有悖论为目标。悖论的数目如此众多，类型如此庞杂，涉及的学科领域和知识如此宽广，要求我去逐一解决它们，远远超出我的能力之外。我必须老老实实承认：我做不到，甚至不想去这样做。但是，我将在每一种类型的悖论中，选择一些重点悖论，对它们做比较清楚、仔细、详尽、深入的分析 and 评论，有些文字是转述他人的研究成果，有些文字是述说我本人对它们的理解、分析、思考和研究。

（3）本书的目标读者是普通大学生，只要他们稍微耐心一点，就可以读下去，并且能够读懂，读起来还觉得有意思，或许还产生对其中某些悖论做一番思考和探究的愿望。因此，本书写作力求避免匠气，多少有些灵气；条理力求清晰，文字力求有趣、有味、老道，耐读。写一本有关智慧的书，其写作方式也多少应让读者感觉到智慧的闪光：本书应该是一位“聪明人”为另外一些“聪明人”所写的、讨论一些“更聪明的人”提出来的“聪明问题”（尽管显得奇奇怪怪）的书。

（4）本书应该有一定的学术含量和学术品位，它不是市面上常见的那种薄薄的悖论小册子，随便罗列一些“悖论”，不交代来龙去脉，其阐释不清楚不可靠。本书力求交代每一个悖论的来源，给有兴趣的读者提供可供进一步追溯的学术信息；写作过程中，若有参考和引用，尽可能一一注明。但需特别说明的是，本书写作过程历时近十年，且从讲稿演变而来，有些参考和引用或许有所遗漏，若有关人士发现，请予指正。本书应该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所写的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，尽管它是写给大众读者看的。

（5）本书不仅应该受到当下读者的欢迎，成为畅销书，我个人希望，它能够为以后多所大学新开通识课程“悖论”的教材；还希望它成为长销书，即使过二三十年，它也能够被重印，仍然有不少读者，就像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、宗白华的《美学散步》和李泽厚的《美的历程》那样。好书不多，有长久生命力的更少。我曾经写过：有不少书，其出版只对它的作者有意义，对读者几乎没有意义；它们的诞生就是它们的死亡。我不希望本书成为这样的书，相反真诚地希望，它能够成为畅销书，而且是长销书。

本书基本上由我本人独立完成，但下列人士（他们大都是我的学生或已毕业的学生）撰写了其中相关部分，对此谨表谢意；我对这些部分做了修改和增补，并对它们的最终质量负责：

赵震：第五章第五节“对语义悖论的新近研究”；

王海若：第八章第四节“布洛斯逻辑谜题”；

刘靖贤：第十章“决策和合理行动的悖论”；

刘叶涛：第十一章第二节“道德悖论及其解读”

刘靖贤：第十三章第三节“次协调逻辑与严格悖论”

我的博士生彭杉杉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校对了本书清样，纠正了一些错讹，使本书质量得以改进，并帮助编撰了“名词索引”，特此致谢！

最后，我再次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王立刚先生的耐心等待，以及他在编辑过程中所显示出的专业水准和判断力。

陈 波

2013 年 10 月 30 日

于京郊博雅西园